

# 北京中年考研男的流调轨迹：只有一声活着不易的叹息

凌冬已至，原以为终能挥手作别最糟糕的2020，没想到，各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，又让疫情防控形势加码升级。看来，传说中的庚子魔咒，没那么容易翻篇儿。

近来，最让人唏嘘的，是一位北京中年考研男的命运。与成都确诊女孩信息泄露，被网暴骂夜店“转场王”不同，看到他的流调轨迹，没人戏谑得出来，只有一声活着不易的叹息。

这位34岁男子，从北京顺义出发去宁波出差。在北京被检出了新冠肺炎阳性，卫生部门随即对他的行程进行摸底，发现他家住顺义，却住在海淀每天通勤50公里；人到中年还想报清华大学研究生，却在考研前三天被领导安排去外地出差；为了出差去医院做核酸检测，结果发现自己患上了新冠肺炎。

## 01 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

好事的网友将流调结果做成对比图，搞出了城市生活大PK——新冠密接的成都人在打牌、蹦迪、美甲、茶馆；广东人在吃早茶、吃午茶、吃夜宵；南京人在上英语辅导班、数学辅导班、篮球辅导班；长沙人在茶馆、打麻将……就剩北京人在上班、开会、吃包子、挤公交。

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有人反问，北京人还有生活吗？北京人只有活着。

有篇自媒体文章描述这位中年男士的苦闷生活，颇为精准——各种披星戴月、早出晚归，然后中间就是吃包子……规规矩矩，没有大保健、没有茶馆、没有麻将、没有逛街、没有酒吧、没有任何“劣迹”被严格的流调查出——北京千千万万的男士，就是这样扮演着规规矩矩的给家里挣钱的顶梁柱角色，一分钟休闲都没有。

当然，这话说得有点满了，多少男士不那么规矩，这回面临流调压力，估计也得规矩一阵子。但是，超一线城市生活，真不是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是真的。

就拿这位考研男来说，每天通勤50公里，其实真不算什么翻山越岭，也才刚够着北京人通勤时间的平均数。

根据2019年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《北京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特征分析》报告，北京工作日日均约610万人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，六环内平均通勤时间56分钟。

北京中年考研男的流调轨迹：只有一声活着不易的叹息

有个概念叫极端通勤，单程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，就会严重影响生活幸福指数。而北京极端通勤比重占通勤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，全国最高。

北京路网高峰平均车速23.35km/h，一天通勤拥堵时长为44.97分钟，一年通勤拥堵时长为174小时。相当于一一年中有22个工作日处于拥堵，折合经济损失约8400多元，是人均年通勤拥堵时间最长的城市。

流调中还有两位跨省通勤者，第一位密切接触者，早上8:30出门，从燕郊拼车到大山子，在包子铺买个早餐去公司开会，开到晚上8点，9点坐上地铁，再转一道大巴。回到燕郊时是深夜11点。

第二位自己有辆车，早上8点出门，开车上班。中午抽1个小时去楼下包子铺吃个饭，然后继续上班。晚上9点下班，开车回燕郊。

这里的跨省，指的就是住在河北睡城燕郊，上班却在在北京。

中青报曾写过一篇特稿《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》，一文写尽跨省上班者的辛酸——“上班给北京纳税，晚上睡觉给河北纳税，天天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。”

02 “头条和心脏，只有一个能跳动”  
曾在某职场社区，看过一位互联网公司程序员写的辞职理由——头条和心脏，只有一个能跳动。

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，年轻人求职首选的互联网科技公司，正是加班文化盛行的重灾区。

有人说，北上广不相信眼泪，但这里绝对相信加班。曾经有多少年轻人，为了感受大城市不一样的喧嚣、繁华，在时尚之都体味超一线的生活，却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在加班的深夜，伴着路灯看霓虹闪烁。

北京夜已深，每一座亮灯的写字楼里，都有为了生活而熬夜加班的人。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，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招聘了一位日本研发，上班第一天他对部门同事说：“我在日本就是个加班狂，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。”一个月后，他临走时扔下一句话：“你们这样加班，是相当不人道的。”

现实中，还真就发生过这样的案例。阿



里和为的员工跳槽到微软后，把加班文化也带了过去，经常“比赛加班”“半夜在工作群互发消息”。虽说，此后微软方面辟谣称，事件只是乌龙，不存在抵制其他公司同事的现象。但究竟是公关说辞，还是确有其事，相信打工人心心里都有数。

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，正在把加班文化植入年轻人的内心，像打上思想钢印一样，让他们心甘情愿用身体被掏空的方式推崇奋斗。

## 03 逃离北上广深

看过流调中北京人生活的苦闷，也有不少北京人愤愤不平。

有段子调侃说，北京望京居民全部要求做核酸检测。家属问，出门吃饭吗？我说，吃吧，吃个贵的。家属问，为什么？我说，万一出现在流调里，也显得高档一点。家属问，所以不吃包子是吗？我：对，为北京争光，吃个火锅。如果北京连夜生活，甚至大保健（正经的那种）都没有，那留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？

类似的大讨论，近年来并不鲜见。一线城市已经不是年轻人就业的首选，越来越多的青年，将新一线城市作为安家置业首选。

从数据来看，新一线城市就业市场繁荣指数(JMPI)连年增幅惊人。生活成本重压之下，更多青年已经用脚投票，去新一线城市找到自己的土壤，生根发芽。

当然，一线苦拼，还是回老家安乐，纯粹关乎个人。之前，有位网友自曝离职经历，曾引发一场大讨论。其自述在老家成功通

过了公务员考试，放弃了年薪75万的鹅厂工作。

有人觉得对他来说，不必要忍受996和租房度日了，算是一种解脱。有人觉得，这是逃避，只会让他的孩子再走一遍他现在走过的路。

留下还是离开？更像是无解的题。也许，有人会说，把北上广深生活描绘成地狱副本，自己还不是站着皇城不肯走？

其实，很多人是真心想走，却走不了。看看此前那些主动或被动“逃离北上广”的年轻人，回到家乡经历创业挫败、拼爹失败，或是不习惯被人情绑架的小城市生活，又逃回一线城市的例子就明白了。

回不去的是故乡，逃不掉的北上广。清华教授刘瑜口中，孩子正一骑绝尘地成为普通人也不是什么矫情，而是北京很多区升高中都很难。

想起了清明上河图，有人看出北宋盛世繁华，有人读出背后危机四伏。一张北京人流调轨迹图，既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真实写照，也尽显世事维艰下打工人的奋斗图谱。

从北京新冠案例看世事艰难，也带火了一段话——

世人慌张不过是图得碎银几两，可偏偏这几两碎银，能解世间万千惆怅，可让父母安康，可护幼子成长；但这碎银几两，也断了儿时念想，让少年染上沧桑，压弯了脊梁……

细想一下，打工不易又岂止于北京？每一座被折叠的城市，都有展不开的焦虑。

## 一键叫车模式服务老年人，银发经济的发展值得期待

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入，对于老年人的“关爱”，包括银发经济的需求提升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变化，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温度的应对策略，不仅仅对商家是一次机会，对于科技创新满足的市场需求都是一次机会。事实上，老年人相对消费能力并不会很差，很多时候，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消费体验场景不够深入和贴心，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。

近日，我们看到网约车和电信运营商都在调整自己的策略，为老年用户提供更加便捷便利的应用方式，这是场景的一种变化。以及让老年人拥抱科技的一次应用变化。而5G网络流行，大数据、AI和云服务应该能够满足不同阶层用户的需求，而最主要的是针对不同的用户，应该细分出不同的体验渠道，这才是真正地深耕细分市场可以拥有的新发展机会，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必然诉求。

目前，已经有运营商开设服务“长辈模式”，针对65岁以上老人拨号可享一键接入人工服务。这种变化也是在老年人不断“吐

槽”之后才有的一种变化。而对于更多的行业来说，其实针对老年人的设计还不够丰富，吸引他们去体验和消费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，这是需要提升的地方。

我们关注到，工信部近日宣布，推出老年人一键呼入人工客服、电信服务营业厅爱心通道以及主流手机“老人模式”等三项重要适老化措施成果。其实对于老年人手机来说，如果能够像一些固化那样，实现一键拨号，存储号码更加简单化，如果有一个键可以存储常用号码，老人拿出手机只需要拨一个号码(数字)就可以进行呼叫的话，相信也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因为有一部分老年用户确实记不住那么多的号码，一键呼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便捷的一种选择模式。

让老年人跨越“数字鸿沟”，需要的是一种贴心服务，站在老年人角度去思考问题才是关键。目前，有一些运营商推出了拨打客服电话，可以直接转入人工语音服务，而不是转来转去的机器人“兜圈子”，事实上，这种模式即使是面对成年人都觉得异常繁琐。运营商进行这样的设计就是坑人。

在电信运营商之外，我们关注到网约车也做出了调整，有的网约车推出了“一键叫车”模式，甚至这种模式都冲上了热搜。说明对于老年人的关爱还是非常受人关注的，毕竟我们都将老去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父母需要关爱，他们的方便与否也会让我们内心更加安宁。

据悉，近日，交通运输部召开平台公司座谈会披露，将组织各平台公司重点优化三方面服务：一是优化网约车约车软件功能，增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“一键叫车”功能，争取春节前开通试运行；二是依托95128约车服务号码，在保持巡游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的同时，加快开通主要网约车平台电话叫车服务；三是通过技术手段，指导主要平台公司为老年人提供优先派单服务。

很多老年人也表示自己不会叫网约车，只会在马路边上手拦车，但是如今网约车越来越便捷，在路边冻着等车的时代正在逐渐淘汰，约好车再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，甚至在逛市场的时候，都可以提前约好车，这样也减少了路边等待和挨冻的时间。在

这个更加寒冷的冬天，这样的模式难道不暖心吗？有网约车平台的“老年人出行习惯调查报告”显示，有81.9%的老人觉得出行难，其中43.1%的老人都遇到过路边招手打不着车的情况。而遇到出行困难时，有近两成的老人甚至会放弃出门。科技的进步显然并没有真正地惠及到他们。

而我们在出行的过程中，公交车、地铁上经常会看到很多老年人，而老年人出行主要以公交刷卡、付现为主，许多老人并不会用网约车。老年人“一键叫车”，为老人优先派单，从技术上都可以实现。当银发经济逐渐成为一个个潜在的市场机会时，适用老年人的功能开发，可以为互联网企业带来可观的用户增量。“十四五”规划中，都表示要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，发展银发经济。而降低老人的移动互联网入门槛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前提。在政策上的支持和推动，科技企业应该看到一种发展思路 and 方向。挖掘银发经济背后的新发展机会，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，或将引爆下一个用户增长点。

## 人脸识别进小区：莫拿人脸识别绑架居民选择权

近日，有用户反映，他们所在小区正在安装人脸识别，且和住址、身份信息绑定在一起。给出的理由是出入更便捷，管理更高效。但有居民也开始担心人脸信息被泄露：我什么时候不在家，别人都知道。有报告称，有九成以上的受访者使用过人脸识别，六成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滥用趋势。多个小区安装人脸识别系统遭抵制。

现在用到人脸识别的地方有很多，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无必要的问题。比如，上厕所拿点纸要刷脸，上超市也要先刷个脸，就连进个动物园都要人脸识别。11月20日，杭州富阳区人民法院对“我国人脸识别

第一案”即原告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一案开庭宣判，法院认为被告“收集人脸识别信息，超出了必要原则要求，不具有正当性”。

人脸识别确实给管理方带来了方便，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成了别人眼中的“透明人”，正如这则新闻中所说，居民担心人脸信息被泄露，“我什么时候不在家，别人都知道”。“如果别人掌握了居民进出小区的规律，把你家搬走都没人知道，更别提乘虚而入了。”

因而可以说，目前对于小区人脸识别来说，是将方便留给了管理方，将潜在风险转嫁给了居民。

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，在很多场景中都可以对此加以应用，既方便管理也提升效率。但在更多情况下，人们并不希望过度的方便，在一定的程度上说，“麻烦”一点反而会让人感到心里踏实。而处处都可以方便地刷脸，甚至方便到了让人无感觉的地步，这倒让人没有了安全感，因为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特征的掌控感。

人脸识别已经与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捆绑在一起，一旦泄露便会给人造成巨大的危险和危害，这种危险既可能是眼前的短期的，更可能是未来的长期的。因为对于暗处的犯罪分子来说，一旦掌握了别人的信息，

何时作案、在哪方面入手，完全掌握着主动权，而对于居民来说却无法防备。

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，人脸识别技术会越来越地应用，但应用并不等于滥用。在民法典中规定，个人信息的保护，严格遵循“合法、正当、必要”原则。而仅仅是进小区回自己的家，这到底有无必要？到底是使用原有的指纹还是身份证？其实，应当将选择权和决定权交给居民，居民根据自我需要的各自选择，就构成了效率与安全的平衡。因此，对于一些小区来说，万万不可拿人脸识别来绑架居民的选择权。